

中式礼貌语境中的缓和语语用研究^{*}

周 华 韩晓惠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 150001)

提 要: 缓和语, 作为说话人使用的一种语用策略, 是通过顺应认知语境中的各种因素来实施其在交际中的功能。说话者试图对所言轻描淡写或粉饰, 从而有助降低对他人面子的威胁程度。在日常交际中, 缓和语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 使语言恰当、得体, 使交际顺利进行。同时, 交际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礼貌。在汉文化的交际语境中, 中式礼貌的文化内涵为缓和语的实施提供有力的机制。本文以热播剧《媳妇的美好时代》为文本, 探讨缓和语如何被用于面子需要、等级权势和贬己尊人等典型的中式礼貌认知语境中, 通过实例证明缓和语在成功交际中所起到的语用功能。

关键词: 缓和语; 认知语境; 中式礼貌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3)02-0058-6

Mitigator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oliteness

Zhou Hua Han Xiao-hui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 mitigator, as a pragmatic strategy employed by participants, performs diverse functions in adaptation to different factors in a given cognitive environment. The addresser makes any attempt to downplay or sugarcoat the meaning of what is being said with the hope of reducing any face-threatening acts. In face-to-face interaction, mitigators act as a lubricant to contribute to an appropriate and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A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cannot function without politeness and cannot exist without such mutual manifestati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politeness within a cognitive environment provide powerful applicational mechanisms for mitigato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scourses collected from the modern Chinese TV drama *A Beautiful Era for the Daughter-in-law*. It focuses on how mitigators are presented in the cognitive environment of Chinese politeness, namely, face concern, hierarchy and self-denigration in an attempt to illustrate the power of mitigators in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mitigator; cognitive environment; Chinese politeness

1 引言

礼貌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条重要准绳, 言语活动当然也受到它的约束。Foley 定义礼貌为一系列的社会技能, 其目的是使交际者在社会交往中得到认同(Foley 1997: 270 - 271)。在任何文化中, 礼貌在言语交际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讲究礼貌是言语交际中的普遍现象。在日常交际中, 使用恰当的语言可以帮助降低对他人面子的负面影响, 从而达到礼貌的交际目的。 “语用能力作为交际能力的一部分, 是学习者在特定的文化中根据社交语言规则适用的

得体性来理解和表达话语的能力。”(陶源 姜占好 2012: 96) 缓和语这种语用策略是礼貌的特殊形式, 其功能就是缓和交际中可能出现的冲突, 降低对话语参与者不同程度的威胁。缓和语不只是一种语言结构, 它更应该被看做是一种语用行为或者语用策略的实现形式。其关注自身所具有的言语行为的施为性特征, 它的语用功能不仅体现在面子威胁行为的施为用意中; 由于交际双方的社会等级差异, 它还表现为对对方的尊重。因此, 语用缓和语的行为性特征能满足中式礼貌语境化的要求。本文以热播剧《媳妇的美好时代》里的对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动态语境下语际语用能力的认知研究”(HIT. HSS. 201219) 和黑龙江省教育厅教改项目“中国大学生英语语用能力习得的实证研究”(JG2012010197) 的阶段性成果。

话为文本,探讨缓和语如何被用于面子需要、等级权势和贬己尊人等典型的中式礼貌认知语境中,从而证实缓和语在中式礼貌中的语用功能及其在成功交际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2 中式礼貌

礼貌是说话者为了缓和某些言语行为可能给对方造成面子威胁而采用的语言策略(Mills 2003: 263-280)。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 Lakoff 就提出了礼貌 3 原则:(1) 不要强加于人,即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情;(2) 给人以选择的机会,即听话人自己作决定;(3) 友好相待,即双方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Lakoff 1973: 292-305)。Brown 和 Levinson (1978: 61-63) 也提出了面子保全论。之后,Leech 于 1983 年提出了礼貌原则,此原则是作为 Grice 合作原则(1975) 的补充。而 Scollon 的礼貌体系补充了社会因素,提出了礼貌体系中的 3 种礼貌类型,即尊重礼貌原则、团结礼貌原则和上下级礼貌原则,这 3 种礼貌原则主要建立在权利区分和话语参与者的距离上(Scollon 1995: 41-47)。

以上各礼貌研究主要依据英语语言文化背景,国外学者对中式礼貌的研究并不多见,该类研究基本局限在国内学者。Scollon 指出,中国人对说话人等级的顺序是非常敏感的(Scollon 1991: 113-115, 1994: 133-135),就此顾曰国归纳了 5 个中国式的礼貌原则:(1) 贬己尊人准则;(2) 称呼准则;(3) 文雅准则;(4) 求同准则;(5) 德、言行准则(顾曰国 1992: 11-14)。徐盛桓先生针对 Leech 礼貌原则的不足,提出了他对礼貌原则的新构想,这一新构想分为两大方面:促进各方的关系和为此而采取的礼貌策略(徐盛桓 1992: 1)。其中促进各方关系包括注意自己一方、尊重对方和考虑第三方。之后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如毕继万认为,礼貌是一种具体的文化现象,他总结出 4 种中式礼貌原则,即对未知情况的允许、贬低自己尊重他人、相互关心和道德义务的完成(毕继万 1996: 58-59)。Yuling Pan 指出:“用简单的一句话总结出何谓中式礼貌是非常困难的,一是因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礼貌的看法不同,二是由于在特定文化下礼貌具有多样性”(Yuling Pan 2000: 143)。Pan 认为,中国人的礼貌行为是根据交际的场所、说话人的关系以及说话人的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等一系列因素而不断变化的。何自然和陈新仁强调,汉文化的礼貌包含尊敬、体谅和热情等 3 个方面(何自然 陈新仁 2004)。这些研究都从各层次上体现了中华民

族的礼貌文化内涵,较之 Leech 的礼貌准则更适用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探讨。

3 缓和语

语言使用是不断地做出选择以顺应语境因素变化的动态过程,Sperber 和 Wilson 提出的认知语境为成功交际提供了很强的解释力(Sperber & Wilson 2001: 38-40)。言语交际中的语境不是双方事先知道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交际双方尽可能地使用礼貌语言来达到交际目的。缓和语是礼貌语的一种形式,是对言语行为的一种修饰,以减少某一言语行为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或降低某一话语的以言行事用意的力度,增加与对方的商榷空间,从而提高该话语的可接受性。因此,为了实现以上的交际目的,说话人往往采取一定的策略或语言手段,统称为缓和语(冉永平 2004: 344)。Malcolm Gladwell 认为,缓和语是试图对所言轻描淡写或粉饰(any attempt to downplay or sugarcoat the meaning of what is being said)(Malcolm Gladwell 2008)。Lori Czerwionka 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发现,施加程度与说话人的不确定性会导致语用缓和(Lori Czerwionka 2012: 1163-1166)。当说话人的话题对交际另一方所造成的压力、威胁程度以及对对方所产生的不便影响的程度加大时,交际者就会因为谈论的话题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礼貌策略。Fraser 从语用语言学的角度把缓和语分为 6 种: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含糊指向或非特指对象结构(distancing strategy or immediacy);不确定声明性(disclaimer);插入性动词(parenthetical verbs);附加疑问句(tag question);模糊限制语(hedge)等(Fraser 1980: 341-345)。这些策略的目的就是减弱言语对听话人产生的负面影响,避免冲突,搭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本文选取《媳妇的美好时代》是因为本剧反映典型的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真实再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性格,娓娓道来他们如何得体地处理冲突与矛盾,由此搭建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全剧给人轻松、幽默、温馨同时充满希望的感觉。

4 中式礼貌和缓和语

冉永平在 2011 年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语用学大会的总结中指出:作为传统议题的礼貌与面子与语用学的界面研究仍是被关注的热点,但当前的研究不只是单纯涉及 Leech 的礼貌原则以及 Brown 和 Levinson 的面子论,研究

已经扩大到了礼貌表达的弱化与强化、不同文化中的礼貌策略观、特定言语行为视角下的礼貌表现等问题,强调语言运用中的动态性(冉永平 2011: 765)。因此,本文把作为礼貌语的缓和语与中式礼貌相结合的语用研究符合目前语用研究的最新态势,将会丰富语用学的界面研究。

4.1 面子需要与缓和语

中国是个讲面子的社会,在传统的礼治文化下,面子有其特定的内容和涵义。中国人的面子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社会取向,是个体融入群体之中的一个必要条件。汉文化中的面子概念强调人际关系的融洽、社会集体的和谐。交际的一方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对自己和对对方的负面影响程度,维持双方的尊严,往往选择使用间接言语行为这一缓和语。使用间接言语行为的目的就是说话人通过以言指事实现以言行事或表达说话人的意图,而听话人则是通过以言指事理解以言行事或说话人的意图。这样可以避免交际双方的潜在冲突,给双方留下更多的空间去思考听到的言语,即使没有达成共识,也不会使双方丢失颜面。尤其是在交际双方还不够熟悉的情况下,间接言语语的使用更能恰到好处地传意。如在下面一段对话中,余味以邀请毛豆吃饭的方式间接地表达了对她的好感,从而降低自己可能被拒绝的负面影响程度。

① 余味: 哎,你肚子饿吗? 就是我,我肚子有点儿饿。就咱一块吃晚饭吧?

毛豆: (笑着没有回答)

余味: 为什么呢? 我觉得吧咱们为什么一块儿吃晚饭呢,我觉得就是,你看相三、四次亲吧都碰见,就是比较有缘分,一块儿吃个饭行吗?

毛豆: 不是不行,只是我好像记得有个人跟我讲过,他说他要跟我永别的。

余味: 讲这话这人就是大傻帽(说他自己)。

毛豆: (犹豫片刻) 好吧!

对话中,双方的认知语境是一个心理构建过程,余味说自己“肚子饿”,用明示的方式间接地邀请毛豆吃饭,否则,按照中国人的交际习惯他会显得过于唐突。因此,他首先保全了自己的面子。而毛豆回答“不是不行”,让听者推导出“而是”的下文,在此过程中,双方的认知语境构成一系列假设,然后对语境假设进行选择、调整与证实,余味最终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来获得毛豆的认可,同意吃饭。在此话轮中,双方都没有用直接言语表达对对方的好感。著名语言学家 Leech 指出,人们

为了不直接了当地触及对方的面子,只好拐弯抹角、含蓄间接地表达其真实的信息,而让听者自己去理解话语的“言外之意”(Leech 1983: 139 - 140)。如毛豆与余味在医院陪护他妹妹的一段对话:

② 余味: (依依不舍的表情) 我家里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妹妹呢,精神上又不是特别好,总之,也谢谢你! 你能陪着我来趟医院就挺难得的了,我觉得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你要是回家我就把你送回去,将来有机会,有机会就再见。

毛豆: (沉默了片刻) 我想,我想喝瓶矿泉水。(选择留了下来)

余味: 啊? 喝水呀,哎! (马上去买矿泉水)

在对话中,毛豆没有直接表达要留下来陪余味,而是用另外一种言语行为——喝水,间接表达出心意,真可谓是集礼貌与体面于一身。如果这句话直接表达出来就是“好吧,我留下来陪你!”这不仅仅增加了余味的压力(我留下来就是为了陪你),而且也显示出作为女孩子的不够矜持,不能很好地维护面子。在交际过程中,对话参与者如果能够准确地使用该言语方式,就可以把责任委婉地推给对方,从而大大缓解个人压力,另外还可以保住双方的面子。正如侯国金所言,“间接言语行为虽然费时/费口舌/费钱且冒险,但它既是重要的礼貌手段,也是有价值的求异手法”(侯国金 2002: 15)。

此外,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也对面子的维护起着积极的作用。Brown 和 Levinson 把模糊限制语看做是语篇中的一种礼貌标志语,主要用来降低社会交际中产生冲突的风险,同时降低说话人的责任和义务(Brown & Levinson 1987)。Lakoff 认为,模糊限制语是一些“把事物弄得模模糊糊的词语”(Lakoff 1972: 458)。按照这个定义,一些令听话人得不到确切信息的词语,如“有点儿”(kind of, sort of); 一些表达推测或不确定含义的词语,如“我觉得吧”、“我想吧”(I guess, I think)等都是模糊限制语(何自然 1985: 27)。模糊限制语有其丰富的语用功能,这都是其他词语无法替代的。它可以表示说话人承担责任,也可以表明说话人的陈述并非千真万确,它是说话人提供的可供选择的或可供参考的一些意见和观点。由此可以使语气趋于缓和,避免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强加于人。如男女主人公在第二次相亲偶遇后互相批评对方头型的一段对话:

③ 毛豆: 我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如果你把头

发剪短一些会更好,因为长头发的男孩子可能给那种安全感的東西少一些,你试试吧!

余味:啊,就是显得不够稳重吧!

毛豆:也没有,就是可能短发更,更踏实一些吧!

余味:毛小姐,我也想给您一个非常良好的建议。我是摄影师,就是我觉得吧,就您那个脸型不太适合长头发,您可以尝试一下那个短发,就是蓬蓬的那一点,这样显得人特别清爽,性格也显得活泼,可能对您以后的相亲会有更好的帮助。

对话中虽然出现了若干次的模糊限制语,但模糊限制语“可能”、“我觉得”的使用理性地满足了为交际双方保全面子的需要,起到提供恰当的信息使语言交际得以顺利进行、避免承担责任、使话语更加礼貌等功效。结果是两人对彼此的感觉改善了很多,在第三次见面时都按照对方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发型,为二人今后的交往并逐渐靠近婚姻的殿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2 等级权势与缓和语

“权势这一概念往往是通过在一个等级社会中使用语言而被编码和解码的。”(胡壮麟 姜望琪 2002: 189) 在中式礼貌里,人们普遍遵循“上尊下卑”的交际法则,表现出一种权势取向,体现出交际者的身份、年龄或职位的区别。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权势关系要求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言谈举止要与自己的地位相符,这也是对礼貌的一种基本要求。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中式礼貌中的面子需求随着地位的提高而加强。说话人的权势使他享有更多的话语权,承担更多的话语义务,随着具有某种意图的行为所致的不明晰性加强,听者通过使用语境线索(包括过去的对话、知识、身份等)和相关的话语规则其理解也随之加强。为了避免话语权的不平衡,权势高的说话人可以采用非特指对象结构、附加问句等策略限制自己的话语权限与义务,以扩大或丰富交际双方的认知语境,实现相互之间的互明,从而保证交际的成功。

非特指对象结构和附加问句的使用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人在交际中对等级的敏感程度。当然,这种行为不仅存在于下对上的对话中,同样也存在上对下的言语交际中,即长辈试图降低其身份显示对听话人的足够尊重,双方都在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努力。这一现象在《媳妇的美好时代》剧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余味在给杨叔介绍他的员工时的一段话:

④ 余味:这是我们这个主任大海,这是那个服装部的主任。

主任们:杨叔叔好!

余味:这是我们化妆部的小瑶。

杨叔叔:小瑶好!

“我们”一词的使用缩短了余味和员工的距离,此策略使说话人融入到自助型语用缓和,对方不大可能对说话人产生敌对情绪。这种缓和语尤其适用于上级批评下级的交际中,在对话里,上级可以适当调整自我角色,使自己不是使用强势语言来表达自我的权威性。下面是毛豆(护士)与护士长之间的一段对话:

⑤ 毛豆:您真的别生气,我知道错了。

护士长:医生值班室是给医生用来休息的,你是护士应该知道这些吧?

毛豆:我知道,那不是我男朋友的爸爸妈妈就找到我这儿了,我一看外面也没有地方,就赶紧先让他们坐在那儿了,您真的别生气。

护士长:好了,下不为例吧!你们的合同三年一签,这几天马上就要签合同了,可不能给我捅漏子。

在这段对话中,“我”的使用缩短了上下级的距离,上级把部分的责任转移到了自己身上,不仅提高了自我的权势地位,而且使下级更容易接受领导的批评,使他们能够与自己成为一体,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而使自己的话听上去更加合理和可信。此外,下级也可以感受到上级对自己的关心,由此动态地调整了双方的从属关系,使交际更加成功。

Quirk, et al. 认为,附加问句是用来表示对所陈述的事实作出断言并请求对方加以证实的一种句式,相当于“对吗?”或者“同意吗?”(Quirk, et al. 1985: 811)。从语用功能上讲,它多含有犹豫不决、期盼认可、避免冲突等含义。使用升调时,表示说话者对所讲事实无法肯定,希望对方加以证实;用降调时,表示说话人对事实持肯定态度,希望听话人给予肯定。

下面是毛豆出嫁之前父母劝告她的一段话:

⑥ 毛父:你这就不懂了,不是吗?这个老人呀,他全都喜欢听好话,你要常常问长问短呢,什么多叫着点,他心里觉着舒服!

毛母:行了,咱闺女不是那种人,你就勤快点儿,眼睛里有活儿,累也累不死。

毛豆:(笑着默许)

此处附加问句的使用表示说话人对事实持确信态度,只是希望给予肯定而已。说话人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话语权,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态度,让晚辈接受起来更加容易。

再如毛父和毛母在首饰店给不太满意的儿媳妇买耳环时的一段对话:

⑦ 毛母: 小姐有没有哪种显得挺沉挺大的, 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沉的, 就是便宜点的。

售货员: 那您看这款呢, 这款样子也挺漂亮, 挺大方的。

毛母: 这比那个轻, 是吧?

售货员: 对, 这个轻。

毛母: 也比那便宜?

售货员: 对。

毛父: 这还行!

毛母: 是吧? 那成, 就是它吧!

在对话中, 毛母作为年长的顾客, 不论从年龄上还是从消费者的身份上来说, 她都处于权势的较高地位, 而两次附加句中毛母使用的都是升调, 也就是说他对这个答案不够确定, 希望对方能够更好地理解她的话, 即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又达到了更加礼貌的目的。

4.3 贬己尊人与缓和语

现代社会随着等级制度的消化, 礼貌已经有了新的内涵, 人们交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 营造融洽的气氛。即便如此, 贬己尊人依旧是中式礼貌的核心所在。顾曰国在总结 5 个中式礼貌原则时特别指出, 贬己尊人是汉文化礼貌的核心(顾曰国 1992)。贾玉新提出了贬己尊人是特定环境下“礼”在交际中的具体体现(贾玉新 1997: 295)。俞东明阐述了在中式礼貌中贬己和尊人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俞东明 2011: 152)。罗胜杰等总结了中式礼貌的最大特点是“夫礼者, 自卑而尊人”, 自称要贬, 他称要尊, 即贬己而尊人的准则(罗胜杰等 2011: 25)。我们从以下的中式礼貌用语中可以略见一斑: 赞人见解用高见, 自己意见用拙见; 读人文章用拜读, 请人改文用斧正; 请人担职用屈就, 暂时充任说承让。

本文所选剧中的人物虽然生活的年代不同于若干年前, 人们对礼貌的表达方式也有所改变, 但贬己尊人这一礼貌特征的对话还是随处可见。如余味发现毛豆上了有钱人李若秋的车后, 产生误解, 和毛豆爸的一段对话:

⑧ 余味: 那个, 爸, 我跟您说点心里话。

毛父: 行, 你说。

余味: 我估计我这一辈子也就是个普通摄影师了, 就是说, 您说让我有多大挣钱的本事, 我什么意思呢, 我……

毛父: 这话不能这么说, 什么叫本事啊, 你

说我一个耍手艺的, 我有什么本事啊? 要我说, 知足常乐!

此对话同时使用了模糊限制语“我估计”和附加疑问句“我有什么本事啊?”两种缓和语。余味是个很谦恭的人, 尤其表现在对长辈的态度上, 模糊限制语表达了自己也许永远不能成为有钱人(事实上他是个很有才华的摄影师), 一方面希望毛父理解自己不能为毛豆提供更丰厚的物质享受这一现状,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自己对婚姻的忠诚, 既礼貌又得体。而毛父则使用了附加疑问句, 而且是降调, 并非是需要得到对方的认可, 而是通过贬低自己的方式肯定对方, 说明有钱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这样的例子在剧中比比皆是, 如潘美丽的父亲与毛豆父亲在孩子结婚前的一段对话:

⑨ 潘父: 毛大哥, 我觉得咱们俩对脾气, 这几天我就琢磨着想和你唠唠嗑, 唠唠我心里的话呀! 可是你看我这个人笨嘴笨舌的, 不听使唤……

毛父: 你呀想说什么我心里都明白, 是不是要嫁闺女了, 伤了心了?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城乡差别, 意识形态也产生了偏差。人们偏见地认为, 农村的女孩嫁到大城市的家庭在某种意义上不合适, 甚至是高攀。因此对话中潘父使用了模糊限制语“我觉得”, 使得他的语气平和、委婉而礼貌, 体现了此策略的商讨性特点。同时, 说话人使用了“咱俩对脾气”的假设, 同时又贬低自己(笨嘴笨舌)做铺垫, 一方面表示自己并没有强加于人, 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话不会伤及对方,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对对方的负面影响程度, 也保全了自己的面子。毛父的回答“我心里明白”证实了“对脾气”的假设, 同时根据当时的情景知识, 语言上下文知识等, 毛父推导出“笨嘴笨舌”含义: 要嫁闺女, 伤心了, 从而达到了相互理解的交际效果。

对上述例子的分析表明, 在话语产出与理解过程中, 中式礼貌里的面子需求、等级权势和贬己尊人等社会规范为交际推理提供恰当的方式, 有助于取得良好的交际或认知效果。

5 结束语

“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是人出场不可缺少的条件……人们使用语言远不止是传情达意, 而是在建构某种社会现实和某种社会身份。”(刘和林 2012: 102) 语用缓和语的使用是交际的需要, 更是遵循礼貌原则不可或缺的策略之一。恰当地使用缓和语, 一方面可以帮助说话者更好地达到

交际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以使自己的话语更加客观,更加令人信服,还可以使自己的话语更礼貌,更得体,有时还能为自己开脱责任或挽回面子。在中式礼貌背景下,在对话中恰当地使用缓和语不仅可以维护对话参与者的面子,显示对上下等级的尊重程度,还可以充分体现“礼”,即贬低自己、抬高他人的中国传统,使参与者能够更加成功地完成对话。总之,语用缓和是一种多维度现象与多功能语用策略,值得我们对它作出全方位的深入研究。通过此文章,笔者希望语言学习者和研究者们对该语用策略能有更好的理解。同时笔者也确信,随着人们对缓和语现象更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它的语用认知价值会进一步凸显。

参考文献

- 毕继万. “礼貌”的文化特性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 1996(1).
- 顾曰国. 礼貌、语用和文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4).
- 何自然. 模糊限制语与言语交际[J]. 外国语, 1985(5).
- 何自然 陈新仁. 当代语用学[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 胡壮麟 姜望琪. 语言学教程(中文译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侯国金. 间接言语的礼貌功能质疑[J]. 山东外语教学, 2002(2).
-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刘和林. 网络话语·意识形态·人际关系[J]. 外语学刊, 2012(4).
- 罗胜杰 张从益. “中心词+外化亲属称谓语”的多维分析[J]. 外语学刊, 2011(3).
- 冉永平. 当代语用学研究的跨学科多维视野[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5).
- 陶源 姜占好. 语用能力培养的认知观[J]. 外语学刊, 2012(3).
- 徐盛桓. 礼貌原则新拟[J]. 外语学刊, 1992(2).
- 俞东明. 什么是语用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Brown, P. & Levinson, S.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A]. In E. Goody(ed.). *Questions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Brown, P. & Levinson, S. *Politenes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Czerwionka, L. Mitigation: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Imposition and Certitud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2(10).
- Foley, W.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 Fraser, B. Conversational Mitigation[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80(4).
- Gladwell, M. *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 [M].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8.
-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A]. In Cole, P. and Morgan(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C].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 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1983.
- Lakoff, R. Hedges: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 [A]. In M. Paul and Peranteau, et al. (eds.). *Papers from the 8th Regional Meeting* [C].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1972.
- Lakoff, R. Logic of Politeness: or Minding Your P's and Q's [A]. In M. Paul and Peranteau, et al. (eds.). *Papers from the Ninth Regional Meeting* [C].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1973.
- Mills, S. *Gender and Politenes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an, Y. *Politeness in Chinese Face-to-face Interaction* [M]. Stanford: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0.
- Quirk, R.,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5.
- Scollon, R. & Scollon, S. Topic Confusion in English-Asian Discourse [J]. *World Englishes*, 1991(10).
- Scollon, R. and Scollon, S. *Face Parameters in East and West Discourse*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 Scollon, R. & Scollon, 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5.
- Sperber, D. &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